

沉默的村莊

威利·布萊德爾著



作家出版社

沉默的村莊

德國 威利·布萊德爾著

張 威 廉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沉 默 的 村 莊

威利·布萊德爾著

張 成 康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順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228) 字數：44 千

開本 317×437 $\frac{1}{32}$ 印張 2 $\frac{1}{2}$ 插頁 3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定價(6) 0.28 元



作者近影

一九五五年•重慶

前記

威利·布萊德爾於一九〇一年生在德國漢堡。從一九一八年德國共產黨成立時起，他就是最早加入的黨員之一；一九四六年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合併以後，他是統一社會黨黨員。

布萊德爾出身於工人家庭。他早年在漢堡一家工廠裏當過鑄工，又做過商船上的水手。後來他專門從事黨的工作，曾擔任埃森、馬格德堡、不來梅、漢堡各地共產黨報紙的記者和編輯等工作，因此不斷受到迫害，常常被捕入獄。他最初的文學作品——在黨的報刊上發表的短篇小說，就是一九二三年在獄中寫成的。

一九三二年，布萊德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N和K機器廠，這部小說奠定了他的文壇上的地位。書中描寫的是工廠中共產黨基層組織的活動：組織罷工以及爲反對社會民主黨的上層分子和黃色工會、成立工人的統一戰線而進行的鬥爭。布萊德爾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年的監禁期間，除了N和K機器廠外，還寫了羅森霍夫街等兩部長篇小說，都是敘述威瑪共和國末期工人階級政治鬥爭的情形。

希特勒在德國攫得政權後，布萊德爾轉入地下工作，未幾即遭逮捕，被監禁在集中營裏一年多。一九三四年，他流亡在布拉格的時候，寫成了有名的小說考驗。小說的主題是德國共產黨員的地下活動。他有力地描寫了共產黨員在酷烈的鬥爭中檢驗和鍛鍊了不屈不撓的性格，而原形畢露的動搖變節分子則在嚴酷的考驗中被淘汰掉了，這樣地鞏固並加強了工人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這部小說一方面暴露了希特勒在德國的暴虐的統治，一方面頌揚了戰士們百折不回的戰鬥精神。本書出版後很快就被譯成各國文字。

布萊德爾於一九三四年未抵達莫斯科，他在莫斯科主編言論雜誌，通過這一刊物，他團結了一批流亡的德國作家，共同爲反對法西斯主義而鬥爭。一九三七年，他發表了長篇小說你的不知名的兄弟，紀念進行反法西斯獨裁鬥爭的英勇的德國共產黨員。當西班牙和德、意的法西斯黨徒進攻西班牙共和國，各國人民組織反法西斯志願軍前往增援的時候，布萊德爾毫不遲疑地參加了。他在戰爭中表現了一個真正戰士的勇敢精神。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厄布魯河上的遭遇一書，記述的就是布萊德爾自己在一次戰役中的事蹟。一九四〇年出版了他描寫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小說萊茵河的委員。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布萊德爾通過蘇德戰線向德國士兵作宣傳工作。他熱情地號召他們反對法西斯主義，說明唯有如此才能挽救德國的前途。他寫了很多傳單，並在莫斯科電台向德國廣播，還常常親自到前線去。

布萊德爾最有名的作品是三部曲親戚和朋友。三部曲的第一部父親們是他在蘇聯時寫的，從一九四一年起開始在莫斯科出版的國際文學上連續發表。第二部兒子們出版於一九四九年。第三部孫兒們直到一九五三年底才問世，離開第一部的寫作年代已有十餘年之久了。他在這部小說裏通過一些日常的生活記事，完整地創造了一幅從十九世紀末葉到今天為止的德國工人運動全景，闡明了法西斯主義在德國所以能够攫取政權的原因。

布萊德爾於一九四五年回到德國。在這些年間，他還發表了台爾曼傳、一個德國兵的遺囑、五十天等作品。

沉默的村莊是作者於一九四八年寫成的一個中篇小說。他在這篇作品裏敘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個德國村莊的故事。村民們在希特勒軍隊潰退時幫同納粹分子捕回從一節火車裏逃出來的女俘，很多女俘因此被虐殺了，就埋葬在這個村莊裏。戰爭結束以後，村民們畏罪不敢聲張，也不敢揭發主要的罪犯，妄想以沉默來忘却這次罪行。全村兩年來一直籠罩着一種恐怖、惴惴不安、互相猜忌和令人麻痺的陰影。作者在這裏指出，凡

是任何一個包庇兇手、不揭發罪行的人，事實上也就是共謀犯；『那些負罪的人們，由於胆怯，由於恐怖，而不敢來承認一樁重大的罪行，因此不得不繼續製造一切條件，再來給一些可恥的罪行做無意識的工具』，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另一方面，作者也歌頌了德國的青年一代，認為他們是新的國家的新的開始，在他們身上寄予了無限的希望。

爲了布萊德爾在文學創作方面的貢獻，一九五〇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頒給了文學藝術國家獎金。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五年四月

安特烈司·馬柯斯是羅司篤克●社會科學院的學生，在上貝爾納博士第一堂課的時候，他那副聰明活潑的、像敞着的窗戶一樣對博士望着的臉，就引起了博士的注意。就是這個學生，在一天下課之後，跑來提出了一些關於講師所闡述的辯證法的若干基本特徵的反對意見。儘管他高聲說了些同意的話，但是內心的抗拒還是很清楚地流露了出來；在這位大學生辯駁的話裏可以看出他那種正在萌芽的認識和他從這種認識中獲得的可驚的快樂。

講師和學生一同散步，穿過土堤上的園林，談談古代希臘人的智慧和他們當前許多時人的褊狹。天色還不很黑，那些長凳上都還坐滿了一雙雙的小情侶，他們就接受了一株老栗樹的延攬，這株老栗樹用了它伸張的桎枝把他們籠罩在令人舒適的朦朧暮色裏面。

貝爾納博士問他這位新交是從哪裏來的，怎麼從戰爭中逃脫出來的。回答的話更提高了他對這個學生的興趣。他是在漢堡生長的，一年前才從加拿大的英國俘虜營裏釋放回來，他將來想當建築師。

『建築師嗎？』貝爾納博士驚異地問。

『是的，您一定很奇怪，我爲什麼却先進了這個社會科學院吧？』大學生回答。『您瞧，是這樣的。在我替人家建築房屋或橋梁之前，我要先知道知道他們的社會結構。我一向就對於建築史、裝飾術、尤其是對於所謂美的建築術發生興趣。但是我想把建築史研究得比較一般人更全面些。如果我研究東方民族的建築術、希臘的建築術或者中世紀早期的基督教的建築術，而不知道產生這些建築術的時代——我們說它是社會的建築術罷，那對我有什麼幫助呢。我心裏所想像的最高目標是，』他興高采烈地帶笑接着說，『好像這個目標已經很形象地出現在他眼前，』從我們現代社會改革的精神出發來改革建築術。』

『這是個偉大的也是個美好的目標，』講師肯定說，他接着又講道：『我覺得您這樣一步步地學習是很有條理的。雖然有些專家會覺得奇怪。但是您怎樣會想到這樣做的呢。有一位建築大師提供過這個方法嗎？』

『這我可不知道，』安特烈司思索着回答。『我總覺得以前的建築師們不需要這樣做；在他們的時代裏他們的生活是太豐富了。今天的情形不是如此；今天的建築術成了一種手藝，而大多數人也就不學會了這一點手藝。因此我們現在建築師很多，可是建築藝術家却很少。』

這個大學生安特烈司·馬柯斯特別受到貝爾納博士的賞識，他具有對於一個健康的青年所能要求的一切：活潑、純正、坦率、辛勤。博士知道了這個年輕人已經在加拿大的俘虜營裏以及在本國遭受過許多艱苦的、足以令人絕望和頹喪的社會經歷之後，對於他這一切更感到驚異和快慰。根據他對俘虜營的描寫，說得那麼好聽的『袍澤友愛』●是徹底破產了。自私自利、卑鄙、諂媚、謊騙等行為是毫無顧忌地恣肆着；爲了一點細微的利益就可以出賣旁人。『至於在本國的遭際呢？……不錯，這是自成一章。……是一部悲劇，我告訴您。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應該講還是不應該講。』

『您的意思是指這個支離破碎的德國嗎？那個炸毀了的漢堡嗎？……這我也想得出來，對於您一定是一種不堪入目的景象。』

●這是希特勒對他的部下所宣傳的一套話，指軍隊裏士兵們相互之間的友愛。

「唉，不是！……這絕不是頂壞的事情。我看到過更痛心的事，看到過毀滅了的人，如果您要這樣講的話。但是這也並不是正確的名稱。那些人，那些負罪的人們，由於胆怯，由於恐怖，而不敢來承認一樁重大的罪行，因此不得不繼續製造一切條件，再來給一些可恥的罪行做無意識的工具。這，——不錯，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我在路易樂斯和許威林●兩地之間的一個小村裏體會到了這類事情。這個村莊叫獨爾哈根，它的命運在我們祖國並不是個別的，但是村中居民的舉動，至少我希望，對於我們的民族講來不是一般性的，否則……那就不堪設想了。」

「您講講看，安特烈司。那獨爾哈根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呢？」講師催着說。『您究竟怎麼會上那裏去的呢？』

「我的未婚妻愛莉卡就住在那裏。她的父母有一塊耕地。……獨爾哈根嗎？唉，如果我要統統都講給您聽，那可能是一段很長的故事，而您的時間是寶貴的。」

「您大概很早，在戰前，就到過這村莊吧，對嗎？」

「在戰前？不，沒有去過！但在我當俘虜之前是去過的。愛莉卡和我是戰時在留培克●認識的。後來，——不錯，我是時常到獨爾哈根去的，和那邊的農民也很熟識。」

「那麼您為什麼在回國之後對他們這樣失望呢？」

『真是，我應該怎樣對您講呢？統統都變了。——那些人改變得真厲害。不錯，他們是農民，他們也就和向來的農民一樣，尤其是和梅克倫堡的農民一樣：不愛說話、自顧自、貪心，但是另一方面又是善良、熱心、富於幽默、多少也有點如人家所講的公正。但四七年我回去的時候，覺得他們改變得很奇怪：冷酷、仇視，而且沉默、鐵一般地沉默。這個獨爾哈根，在一座大林子裏面，離開大路相當遠，固然一向就是一個幽靜的、好像在夢境裏的村莊，但是現在它成了一個沉默的村莊；大家都緘默得像墳墓，板起死人一樣的面孔，躡着脚步，貼身走過。就在愛莉卡那和藹的臉上也隱伏着驚惶和恐怖的神色。還有她在看到我的時候發出的那種叫喊，——後來我都明白了。……但是我現在已經在開始講了。』

『您講，安特烈司！您講！我很想聽一聽這個沉默的村莊的故事。』

『如果不妨礙您的時間——我已經說過，這是一段很長而且不愉快的故事，』他猶豫地接着說，顯然他自己也決不定講還是不講。

- 許威林是民主德國梅克倫堡州裏的一個首邑。梅克倫堡州共劃分三個首邑治理（羅司篤克也是其中一個）。本文所指的小村即屬許威林管轄，下文中所提到的進城，便是指到許威林去。
- 在西德邊境，靠近許威林。

這師生兩個，一老一少，默默地並坐了好一會。剛起的晚風在他們的頭上把栗樹葉子吹得簌簌地響。從瓦爾諾河方面——這條土堤是一直延伸到那邊去的——傳來一隻杜鵑的不停的啼聲。一輛電車隆隆地駛過克留配林門。

『我剛才說，她看見了我就驚喊起來。』大學生又開始講下去。『我那時候實在就應該看出事情有點不大對頭了。但是我當時把她的喊聲和她那種慌張的神色解釋到另一方面去了。女孩子們有時候是很特別的，她們在高高興興的當兒會號啕大哭起來，而在她們應該哭的時候反而會笑。』

『她和她的父親在蘿蔔田裏工作，我老遠就看到她了。我在俘虜營裏待了三年，三年是一個長時期，尤其是如果一個人，身在加拿大而心却時時刻刻在想念着德國，夢着德國。我們初次悲歡交集地和祖國重見是在不來梅，是英國的輪船把我們送回來的。請您相信，不單是我一個人，我們大家的臉上都掛着眼淚，這眼淚是我們很想忍住的，但還是流了下來，像血從沒有痊癒的創口裏流出來一樣。當那些廢墟和以前雄壯的鐘樓的殘骸默默地面對着我們的時候，我們的歡呼聲都哽住在喉嚨裏了。那些以前的造船廠的龐大鐵架都東倒西歪地躺着，好像是死去的史前巨獸。兩岸的廠房都被擄掠一空。在港口有一條貨輪沉在水底，桅桿和一段煙囪還伸出水面。這是我們和祖國第一次重見時

的情形。……

『我在辦完了手續之後就到漢堡去。同樣的景象，一個受到戰爭嚴重損害的城市；到處都是斷垣殘壁和許多令人覺得淒涼的瓦礫堆。但是，一點也不錯，這是漢堡，我的故鄉，我確是用了更熱愛的目光去看它，在它那變了樣子的面貌背後看到了我從極早的童年以來就熟悉的各種景象。我不怎麼去看那些廢墟，却盡看那廢墟之間的活躍着的生計，那種興奮的勞動，卡車接連不斷地在面目模糊的街道上輾轉行駛着，運貨火車從廢墟上面的高架上隆隆地通過易北河橋直駛到平坦的郊野去，還有工廠的煙囪零落地矗立着在冒煙，好像這些廢墟下面還有餘燼未熄。漢堡是活着，雖則只是一片瓦礫上面的精神生活。我甚至還覺得在這些廢墟裏面萌動着一種比較以前更活躍的生活，以前的生活只是過得舒適一點、隨便一點。譬如我們把一個螞蟻窠搗毀了，使它完全混亂起來，那麼那些沒有死的螞蟻也會來回奔走，忙着工作的。』

『我去找我的住在漢堡的姊姊，她的丈夫是一個煤商，是一個壞蛋。他在希特勒時代是納粹分子，在英國人手裏又成了民主人士，手裏搞了不少財產。但是這說起來沒什

麼意思，也並不屬於這段故事。我現在還是講我到我的未婚妻那裏去的事情罷；我們的通信幾乎已經中斷了一年，我想曉得一點確實的情形，因為在一年裏可能發生許多事情，即使是在獨爾哈根這樣一個被上帝所遺忘的小村裏。

『我像小偷一樣從我祖國的西部溜進了東部。我好比一個徒步旅行的人順着公路踱過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啊，真的！……』

『讓我先簡單講一講關於獨爾哈根的事情。我不記得在哪裏看到過一句話：冗長的年鑑是幸福時代的可靠標誌。如果這句話說得準確，那末獨爾哈根的農民自從三十年戰爭中瑞典的騎兵破壞過這村莊以來，已經享到三百年值得艷羨的幸運了。獨爾哈根沒有史籍。在國內只有少數人知道有這個村莊。它的名字是不見經傳的，因為在它的附近沒有打過什麼大仗。獨爾哈根沒有一個容克●，因為獨爾哈根的田地是瘦瘠得被容克們所看不起的。這村莊幾百年來世代相傳，沒有起過什麼重大的變化。死的死，生的生，也像春去秋來，播種收穫一樣。我們今天的三十年戰爭●雖然在它最後一段時期裏也把它的流血的脚步穿過了獨爾哈根，而且我已經預料到將來這名字會寫在所有的教科書和歷史書上的，但這決不是光榮的記載。

『現在再講這村莊。它建立在林地上面，四圍是茂密的森林。直到本世紀初才貼近

獨爾哈根築了一條鐵路，是一條通到內地去的支線。獨爾哈根也和我國所有的村莊一樣，有一座戰士紀念碑、一座教堂、在村莊邊上有一個消防所。這裏的農民是所謂自由農民；這村莊向來沒有領主，剛才已經說過，這裏的土地太不能打動大領主們的心了。但是這些農民們就他們的產業來講差別是很大的，其中有一個擁有一座大莊園附帶寬敞的牲口廄舍和許多傭工；而大多數獨爾哈根的農民，即使那些世世代代住在這裏的，所有的田地也不多，最多只可以稱為中農。他們必須吃盡辛苦才能從這沙土的田地裏打出一點剛剛够餬口的糧食來。此外還有些小農民，他們只有幾畝田，由他們的妻兒們耕種，而自己必須另外去掙錢，不是在鐵路上就是到附近維克村的鋸木廠裏去工作。

『關於那時候從黑沉沉的松林裏面可以望見的獨爾哈根，我所要講的就是這些。這四周被森林所包圍的村莊的田地，早先可能是荒地，因為在路邊上到處還蔓生着很肥的荒原草^①。在插着標誌的地面上並列着種有各色各樣作物的田地，一壠是正開着花的馬鈴薯，一壠是乾枯了的大麥，中間又是分得清清楚楚的油菜和蘿蔔，還有一種藥草，它

● 容克是德國的貴族地主。

● 這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德國破壞的程度好比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

● 這是德國荒原上所長的一種草名。